

如何以「你他娘的就是馋我的身子！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「你他娘的就是馋我身子！」我脸颊绯红，眉眼湿润，意乱情迷中只余留了这一丝倔强。

啃咬着我锁骨的男子听了这话，微微抬起头，绝艳妖娆的一双眼眸沉沉暗暗：「本座馋你身子，更馋你这个人，恨不得将你吃吞入腹，拆骨化肉，消魂摄魄，融在经络血脉之中才好。」

「……疯子！」我赌气低骂。

我把病娇睡了。

病娇不止是病娇，还是个疯批美人。

「本座不在乎被你多睡几次，只要你的腰受得住。」疯批美人弯唇一笑，好看得要命。

我师父说过，不要相信美人，越漂亮的美人，越会算计人。

美成他这副样子，那便是天罗地网，危险至极。

地狱空荡荡，阁主在人间！

-

我叫许攸鹭，是一个女飞贼，江湖人送外号九尾盗狐，还有人称我为天下第一神偷。

身为天下第一神偷，我有一身绝好的本事。

诸如，轻功绝顶。

诸如，易容无双。

诸如，色胆包天。

重点表现为非常不小心，十分不情愿，但却真真切切地睡了自己的顶头上司——神捕阁阁主。

至于为什么神捕阁的头头是我一个飞贼的上峰？

这把心酸史，我每每想起便要追足顿胸，悔不及当初。

若非某人钓鱼执法设计陷害，我怎会放弃飞贼这颇有前途的职业！

但那都是过去的事，如今我叫白凤，神捕阁风字号神捕——有正规编制，铁饭碗银勺子的那种。

每日穿着官服，无奈当差，被迫营业。

可今天，我连官服都快穿不上去了。

手指哆哆嗦嗦，衣带上下混系，扯得衣领变了形，露出锁骨上斑斑痕迹。

床榻上，单手撑着侧颜的男人不紧不慢道：「你若穿不好衣裳，本座也可帮你.....」

「你住口！」我一个眼刀飞过去。

这男人容貌盛绝，举世无双。

此时此刻，更如画本中吸饱了精血的大妖一般，艳光四射。

「小凤儿，你这算吃完不认？还是下床无情？」阁主悠悠低笑。

我咬着一口牙，狠狠瞪向比狐狸似某人，「昨夜之事，只是意外！」

「意外.....」阁主低垂长睫，眼波流转，「第一次或许是，但第二次.....哦，好像是第三次，你已恢复意识，却还是勾着本座不放，那也是意外？」

「我那时被你蛊惑，又体力不支，如何能挣扎开？」我呛回去。

「被本座蛊惑，」阁主玩味地勾起唇来，「想来，是本座美色太过，竟比『一晌欢』还厉害？」

提起一晌欢，我心中怒火倏地拔高。

阁主无视我要怒起炸开的头发丝，意犹未尽地舔了舔红润下唇，「不愧是天底下一等一的禁药，一晌欢，一晌欢，一晌贪欢.....如今正过晌午，还真是，功效斐然呢。」

我懒得理他，低头收紧腰带，抚平衣襟。

阁主撩起一缕红纱披在身上，大喇喇露着满是抓痕的胸膛，走到我背后，不紧不慢，低低吟笑。

「本座的清白毁于一旦，你也休想置身事外。当年约定，一笔勾销，如今你欠本座的，可不止是一件两件了……」

-

我与这狐狸阁主的纠葛起源于四年前。

那时我还是风光无限的九尾盗狐，来无影，去无踪。

本该该逍遥江湖，过快活日子，奈何偏有个不成器的师父！

我七八岁时他逛青楼，嫌我多余，便把我往青楼后院一扔，随便指了棵树，让我数树上的叶子。

告诉我说，等我数完这些叶子，他便回来带我走。

可我数到一千多片时，没等他来，倒是等来了从天而降的仙子……

再长年一些，更是见多了这不靠谱师父的种种行径。

但就这么一个四五不着六的师父，却是我在这世上唯一至亲，因而，当我得知他被神捕阁所拘时，再管不得其他，夜闯密牢想要救人。

当我破开屋顶瓦片，落入密牢时，便察觉不对劲了。

密牢之中，静得可怕。

一股幽香浮绕周遭，猩红的波斯地毯铺满通道。

如花蜜似的低笑遥遥传来：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本座已恭候多时了。」

我顺着红毯，走到密牢最深处，那里放置着一张美人榻，榻旁金钩挂帐，熏香袅袅。

全然一副与天牢大狱截然不同的旖旎诡异。

更诡异的是，美人榻上，真的横躺着一个美人！

极美极美妖娆的一张脸，比我先前见过的江南花魁容貌更盛，一袭红衣灼灼耀眼，发饰华丽，顾盼倾城。

拥有这样的姿容，却是个男人。

我缩了缩眼瞳，摄于他瑰丽到近乎妖娆的美。

「你是.....」

「本座神捕阁阁主。」

红衣美人弯唇浅笑，笑声似桃李艳艳，惑人心弦，「在此等你许久了。」

.....若说第一眼见他是惊艳，那之后种种，便是灾难。

他抓了我师父，要挟我为他偷三样东西。

第一样，便是深宫大内，当今皇帝的一缕胡须。

天空飘过五个字——他想让我死！

须知皇帝身边影卫无数，且个顶个都是高手，我能以一敌三，以一敌五，但绝不可能以一敌百。

这貌美如花的阁主见我不答应，便拿出一个小锦盒，打开后，手掌一翻。

锦盒里啪嗒掉出了一截断剑。

剑铭暗刻「流光」二字，真是我师父贴身佩剑。

我磨了磨后槽牙，无可奈何，只能答应。

索性，夜入皇宫很是顺利，甚至没费多大力气，便割下了皇帝老儿的胡须来。

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影卫竟不曾露面——这太奇怪了。

正当我得手后，要离开皇宫时，铺天盖地落下了数十个黑影。

杀气腾腾，凜然而动。

随着一声轻笑响起，数个影卫闪开一线，红衣阁主缓步走到我面前。

我瞳光晃了晃，心底隐约浮现出了不妙。

阁主微微上扬的长眸染着薄笑：「夜入神捕阁密牢，最多囚禁你三五个月，但擅闯禁宫，冒犯天颜，便是诛九族的死罪。适才陛下惊醒，经本座『禀告』，已知你胆大包天，盗割龙须之事，下令神捕阁将你缉拿归案，从重发落。如今，你实实在在落入本座手中，是死是活，全由本座掌控。」

这手把戏，像极了钓鱼执法。

我捏着装胡须的锦袋，恨得想扑上去咬他：「你算计我！就不怕我将你也一并告发！」

「并非算计。」

阁主温声软语，「只是想将谈条件的砝码，再加重一些罢了。至于你想告发本座，那也得有命开口才行，本座不信你的嘴，比他们的剑快。」

我看了看围着我的一众高手，满心怒火发泄不出。

闭了闭眼，我沉沉地喘了几口气，再睁开眼时，目光既冷也怒，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」

阁主伸出一根手指，往后晃了晃。

那群高手齐刷刷退了十数步远，我心中一动，若此时施展轻功.....

「你是不是在想，机会难得，不如逃了？」阁主忽然问。

我眸光一震。

阁主笑颜如花，轻语呢喃：「这皇宫之中，看似处处繁华，却也隐着无数冤魂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你若真敢妄动，今夜，必将死于此处，为这金碧辉煌多染一道血色，届时，本座会将你的尸体.....中的某一段拿给你的师父，就如同将你师父的断剑拿给你一般。你是天下第一神偷，这双手，碰过无数奇珍异宝，将你的手砍下来，手指一根一根削断，送到你师父面前。你们师父情深，他应该认得出这是你的手，到那时，他会是什么表情呢，嗯？」

疯子！

我浑身僵硬，再看他这张脸，月夜之下，越发美丽，但我却觉得背后毛骨悚然。

见我一动不动，阁主笑得更轻，一步一步走向了我。

我仿佛看见了一朵巨大的而艳丽的食人花，飘飘荡荡地对我张开花蕊蜜唇，发出近乎蛊惑的声音。

我来吃你了.....

我来吃你了.....

我来吃你了.....

后来的事情证明，我当初并没有听错看错，他确实把我吃了。

连皮带骨，吃干抹净，一点不剩。

但那当时我并不知道日后将与他的纠缠不休，彼时我年少单纯，只想脱身。

「本座要你偷三样东西，如今你拿到其中一样，还欠本座两样。」

「本座给你五年时间，倘若你能将余下两样东西找齐，今夜之事，本座便为你摆平。除此之外，放了你师父，并消除你们师徒俩在神捕阁的案底。」

「这期间，你须得以神捕阁神捕的身份伴在本座身边，寸步不离，且要对本座言听计从，绝无二心。」

「.....你是不是在想，今晚先答应，一旦脱身，立即反悔？」

「本座既然能将你师父断剑送到你面前，自然也能将他的断臂、断腿、断指.....甚至断头也送到你眼前。」

我确信，这种事他做得出。

摆在我眼前的只有两条路，站着答应，或者跪着答应。

无论我选哪一条，结果都无法改变。

那晚之后，我从九尾盗狐许攸鹭，变成了风字号神捕白凤。

对于「白凤」这个小号，我是表达过抗议的，但阁主却笑吟吟地对我说。

「初见你时，便觉得你是雪白一只凤凰，轻灵圣洁……」

我：「眼疾需早治。」

瞎了他的一双漂亮招子，夜闯密牢时我穿得分明是一身黑。

我确信我的衣裳足够黑，但远不及阁主的心黑！

入神捕阁后不久，他便要我偷第二样东西——九曜星珠。

不瞒诸位，当时我就懵逼了。

心中只有四个字——又！上！当！了！

九曜星珠是一颗旷世无双的晶珠，它的下落从来都不是秘密，就镶嵌在皇帝老儿的龙冕之上。

但这不是重点。

重点是，我夜闯禁宫盗割皇帝胡须那次，把个本就风中残烛缠绵病榻的老皇帝吓了个够呛。

没多久便一命呜呼，驾崩西去。

新帝继位后，下旨将先帝衣冠陪葬陵寝，如无意外，那九曜星珠怕是已深埋帝陵了！

我怒火滔滔，当场抽出鞭子就要送这狐狸阁主一块去陪先帝。

我从不怀疑能统御神捕阁的人会是什么简单人物。

武功必然绝顶，内力必然浑厚，摘花飞叶，伤人无形。

因而，当一鞭子抽开层叠红纱，在那片白皙柔韧的胸口狠狠烙下血痕时，我再度懵逼。

阁主身上被抽得够呛，同时被内力震伤肺腑，当场吐血。

我惊得差点没握住长鞭，「你怎么不会武功？！」

「本座创立神捕阁，靠……咳……以德服人。」他抹掉唇畔的血，笑得阴鸷柔丽。

我信了。（微笑）

阁主手无缚鸡之力，柔弱得堪比娇花细柳。

被我一鞭子抽掉了半条命。

喝药养了三个月，时不时还在咳血。

我看得直皱眉，并不相信他不会武功，但明里暗里试了无数次之后，我又不得不确定，这人非但没有一丝内力，经脉也比常人弱了许多。

真正意义上的「娇弱美」——病娇体弱疯批美人。

我被自愿地留在他身边，一留就是四年。

这期间，我对阁主的认知，每天都在被刷新。

最直观的感受是，从未见过如此懒散之人！

他就像没有骨头一般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能靠着却不坐着，能躺着绝不靠着，能在我腿上躺着绝不在枕头上躺。

在他身边这些年，我每日战战兢兢，唯恐这疯批耍么蛾子算计我。

索性他手段虽多，对我倒还算温和.....不过为了抓穷凶极恶的罪犯，逼我当诱饵，九死一生了那么十几二十回。

我气他怨他想挠他，但我毫无办法。

阁主的良心早在八百年前就被狗吃了——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神捕阁九大神捕共同所想。

就如同此刻，我已被他折腾一个晚上，腰酸腿疼，浑身无力，却还要听这等「噩耗」。

我把人推到一旁，怒气冲冲：「说好的五年之期，如今我已将九曜星珠给了你，你却想毁约！」

我艰难困苦地熬过了四年，终于在昨夜帮他拿到九曜星珠。

却因一时不察，误中九曜星珠上的「一晌欢」，才会把这疯批美人睡了又睡。

虽然直至今刻我也不明白，为何九曜星珠上涂满了一晌欢，但九曜星珠已交付，我即将脱离苦海，绝不能前功尽弃。

我出手推人，却被他握住了腕骨。

阁主低下头，猩红的舌尖在我指尖一根根轻咬。

我浑身莫名一酥，想抽回手，阁主却在此时抬起头来。

他眉眼容色过于妩媚，笑着看我时，如妖邪惑人，「便是毁约，你又能如何？」

「寻溟！」我一急，连名带姓朝他吼了过去。

阁主眼波微动，「怎么？又想动手？」

我咬咬牙，恨得想把他剥皮拆骨，切丝磨粉去喂狗！

阁主一身手指抚过我的脸，轻抬起我下颌，似笑非笑：「九曜星珠，本座收下了，现在本座要你去找第三样东西。」

我看他：「什么？」

「美、人、骨。」阁主一字一句，声绕悬梁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阁主会要这样东西。

所谓美人骨，既是人骨，也是虫蛊。

西南十万大山中的南诏国，最善此术，千奇百怪的蛊数不胜数。

这其中，以一种名为「艳蛊」的蛊毒最为狠毒。

选出生不久，根骨阴柔的女童，活体喂蛊，蛊虫便在女童体内慢慢养成。

一年一岁，如同树枝藤蔓，附着经络骨脉之中，侵蚀周身。

待女童十五六岁时，艳蛊养成，杀人取骨。

取来的一副人骨，只选其中一根，磨成骨针，骨针中附着艳蛊蛊毒，中此针者，药石无灵。

这骨针，便被称为「美人骨」。

昔日镜湖晦庭庭主，江湖人称冰玉公子的君倾故排列当世十部兵器。

将美人骨列入凶器部第一。

评曰：美人逝去，艳骨独绝。此器共计十五枚，为南诏国大祭司所持。

因而，美人骨的下落也不是个迷。

但.....

「你要这东西做甚？」我蹙眉望向阁主。

阁主朱唇含笑，「本座拿来当牙签，可使得？」

我没好气道，「你确实可以死得了。」

我信你个鬼，你这疯批坏得很！

阁主要美人骨，显然另有深意，但我却不得不打算起来。

美人骨在南诏国大祭司手中，想偷回来，少不得要西南一行。

我既打定主意要取美人骨，便开始收拾行装。

阁主不管我忙里忙外，依旧死缠我不放。

白日里靠着我，贴着我，晚上又非赖在我床上不肯走。

我把收拾好的包袱带系好，转身气恼恼看他：「谁准你在我床上脱光衣裳的！」

床帏之中，阁主脱得浑身精光，腰上搭着锦被一角，双臂趴在枕头上，露出雪白的臂弯。

泼墨似的一头长发顺着肩膀掉下床，斜斜的迤迤在地。

听了我的话，他不紧不慢支起上半身，只盖到腰腹的锦被又往下堆了堆。

灯烛火花，阁主美艳似妖，「本座只一想到你要独自去西南，便觉得心中不舍，故而，今夜特来与你践行。」

我木着脸：「你昨晚也是这么说的。」

阁主故作惊讶：「那本座确实太舍不得你了。」

我拿起茶杯要砸他，却瞥见他胸口那道长且狰狞的疤痕，一时间竟下不了手。

阁主一张脸美艳至极，浑身肌肤滑腻如脂，经络骨骼无一不美。

偏偏胸口这道鞭痕，尤为丑陋扎眼。

我放下茶杯，蹙眉问：「你多久不曾涂药了？那鞭痕为何还不见消？」

「危雨的祛疤生肌膏虽有效，但本座却舍不得将痕迹消除。」

阁主细长的手指沿着疤痕慢慢抚过，末了，将手指放在唇边，舔了舔指尖，朝我弯唇：「这可是你给的。」

我心头一跳，倏地扭头，手里胡乱揣包袱。

阁主见我怂了，便起身，步步朝我走来。

我虽背对着他，却能清楚感觉到他在靠近，心不由得咚咚直跳。

阁主身上绮香缭绕，离我越近，越惑乱心神。

正当我准备丢下包袱先跑为敬时，腰肢冷不丁被一双柔韧的手臂搂住，脊背贴上了一片冰凉。

我浑身战栗地一抖。

「冷么？」阁主的气息在我耳边轻扑，「本座身上冷，但你热，本座就爱你热如烈焰。」

我咽了咽口水，强自镇定：「别胡说八道，我明早启程去南诏，等拿回美人骨，你便要遵守承诺，告诉我师父的下落，放我们走。」

「本座会放你走的，」阁主低笑，「但你能不能走得了，本座可就不保证了。」

「你又想食言！」我转过身，怒视他。

阁主单手搂着我的腰，将我压在桌上，艳眸深处滚着笑涡，「本座不食言，可本座怕你食言，若你不愿意走了，本座也不好赶你。」

「谁会不愿意走，」我定定看他，「拿回美人骨，你我分道扬镳。」

「好，」阁主俯身，薄薄的红唇在我颈边游离，「本座等你拿回美人骨，到时，你要走，本座不留……也留不住。」

我微微闭眼，抬起下颌，任由他为所欲为。

明日便启程，归来即别离。

今晚，再放肆一回，也算对得起四年来的纠缠不休。

我是这么想的。

抱了今夜颠鸾倒凤，明日天涯离别的心念。

任他予取予求，我最后的意识，断在了外面隐隐发白的天色。

可想而知，胡天胡地到了什么地步。

翌日我醒来时，只觉得浑身骨头仿佛被拆卸过一遍。

午后烈阳晃眼，我拨开纱帷看了一眼天色，懊恼昨晚为何又被他蛊惑。

挪开他搭在我腰上的手，撑着酸疼不已的腰要起身。

才刚一动，阁主的手臂就又缠了上来，声音幽沉低哑，「什么时辰了？」

「未时，」我忍了忍，没忍住，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」

阁主睁开眼，眼瞳之中饕足潋滟，「勾着本座不放，存心榨干人的，不是你么？」

我：「……」倒打一耙的是狗！是狗！是你！

我面无表情再度甩开他的手，要下床穿衣。

「别急，」阁主似蛇一般，我扔他一只手，他便双手齐上阵，牢牢抱着我的腰，把我拖回他怀中，「再陪本座睡一会。」

「你自己睡，」我挣了挣，急切道，「再不出门，城门要关了。」

「关了便关了，与你有什么相干。」阁主不以为然。

你说的这叫人话？

与我有什么相干，你说与我有什么相干！

我深知这人最是不讲道理，也懒得与他拌嘴，只奋力挣脱。

阁主一个巧劲，将我按回床上，半个身子压着我，笑得慵懒，「朝夕相处数百日夜，翻云覆雨不知几回，你就这般急着要弃本座而去？」

「是你要我去拿美人骨的，帝都到南诏，千里迢迢，以我的轻功配以良驹，这一去也要小半月，早些出发，早些回来。」

「哦，」阁主低了低头，长长的眼睫刷过我肌肤，酥痒难耐，「如此说来，你是十分把握能拿到美人骨了。」

「尽可一试。」我眼中锐光闪过。

天下第一神偷不是白叫的。

「呵，」阁主低笑，「本座就爱你这双倨傲的眼。」

我错开视线，「又胡说。」

这疯批满腹心机，情爱的话张嘴就来，哪有什么真心实意。

「不过，小凤儿，你虽轻功绝顶，消息却闭塞得很，」阁主柔丽的指尖拂开我颊畔碎发，「美人骨，如今已不在南诏那将死不死的老头子手中了。」

我一愣，「不在大祭司手中又在哪？」

阁主的手指沿着我面庞轮廓，渐渐抚到被他咬得微肿的唇上，流连不去，「亲本座一下，本座便告诉你。」

被欺压久了，再软的包子也有要糊对方一脸的冲动，何况我从来都不是软包子。

我笑了笑，双手搂着他的脖颈，「好呀。」

话音一落，我猛地抬头，脑门狠狠往他额头上磕。

阁主迅速抬手，捂着我的头，将我重新压回枕头上，似笑非笑道，「真是养不熟的野猫.....罢了，左右本座昨夜.....啊，还有今早，吃得算半饱，就便宜你一回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这人不但疯批妖孽，而且丧心病狂！

阁主在我耳边轻声道：「南诏国那老怪物，半年前闭入死关，想靠人祭与蛊毒逆天改命。若成了，他能再多活十六年，若不

成，便要死在关口之中，如今存亡未知，生死不明。美人骨是巫蛊一门的至宝，他断不会带在身边，如今南诏圣女是他的外门弟子，承袭他的衣钵，这美人骨的下落自然就.....」

「在圣女手中。」我脱口而出。

「凤儿真聪明。」阁主在我耳尖亲了亲。

我蹙眉，「那这南诏圣女又是什么来头？」

「她是南诏皇帝的女儿，皇室公主，」阁主沿着我耳廓亲啄，
「再送你一个消息，南诏与漠北有意同壁月议和，两国已派遣使者前来帝都。漠北派出的，是掌政戮王之子，惠郡王岱钦。而南诏派出的，便是圣女朝月。看这个时辰，他们应该已进了帝都城的大门了。」

我先是心里一松，这趟南诏不必去了。

紧接着，又觉得不对劲，倏地对上阁主的眼，「你早就知道朝月要来！」

阁主笑而不语。

我磨牙，「既知道，之前为何不说！」

阁主微微扬眉，「本座若说了，你昨夜如何会那般乖顺，任由本座对你.....」

「闭嘴吧你！」我恶声恶气剐了他一眼。

我与阁主又打闹了一场。

我打，他闹。

虽如此，但我心中沉沉——阁主对南诏，对大祭司，对圣女，对巫蛊，对美人骨，这般了如指掌，此事恐怕不简单。

待我终于穿妥衣裳，推窗换走一室欢愉的甜腻时。

阁主站在我身后，脸颊意犹未尽轻蹭我发丝，喃喃浅笑，「起风了呢.....」

-

南诏漠北，与壁月百多年来，皆为敌国。

「此事说来话长。」

「那你长话短说。」

「你若无心讨教，左手书柜第三排，国史档甲字号二千七百四十九，至甲字号四千九百三十三，自己去翻。」

我转头看了看那成排成排的书柜，老老实实转过头来，笑出小白牙，「你说，我听，我可愿意听了，真的！」

黑檀木案几后，持笔在卷宗上做标注的女神捕淡淡瞥了我一眼，深表怀疑。

我重重点头，一脸诚恳。

眼前之人名叫曲降，钧字号神捕，执掌神捕阁中多如繁星的卷宗。

神捕阁开创至今已历七载，除却九大神捕查办的无数重案要案外，诸多刑狱官处理过的案件也数不胜数。

此处卷宗，不下数万，曲降不但如数家珍，甚至能倒背如流。

真是个可怕的女人。

.....但话说又回来了，神捕阁中九大神捕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

曲降轻哼，继续低头做批注，顺便对我徐徐说道：「壁月一朝，自开国来，便与漠北南诏成犄角之势。」

「与壁月占天时地利不同，漠北常年为冰雪所侵。国人蛮横勇狠，奉行土地种不出稻就荒，荒着没粮就饿，饿红了眼就南下来抢.....那些年，壁月北境没有一天安生日子，燕州十六城作为北境屏障，更是民不聊生。」

「南诏虽不缺粮，但民风彪悍，裂土不过黔南一角，却妄自尊大，数次出兵侵犯南疆，试图群蚁蚀象，吞并壁月。」

「这一北一南两个敌国，与壁月战火连绵了近百年，壁月灭不了他们，他们也奈何不了壁月。」

「直到.....」曲降笔触微顿，声音幽远：「四十五年前。」

我原本以为曲降要从开国讲起，却不想她直接跳页，不由得好奇：「四十五年前怎么？」

曲降低垂着明眸，看向笔尖，「四十五年前，南诏与漠北联手，自南北两路向壁月施压，来势汹汹猝不及防。漠北大军将御驾亲征的壁月昭帝围困在冰州，南诏则在湘西与凰烈皇后决一死战。」

「帝后一北一南迎战？」我诧异。

「壁月崇尚男女共荣，帝王主文治，皇后主兵事，故而我等身为女子，亦能位列神捕。」曲降为我解惑。

我点点头，「之后呢，那场大战是输是赢？」

「壁月惨胜，凰烈皇后战死湘西，昭帝虽最终获救，但身受重伤，痛失发妻，不到半年便驾崩归去。」

我听得心头一默，皇后死国门，君王殉社稷。

「那场战事后，漠北与南诏元气大伤，虽未灭国，却也再无力与壁月对抗，这本该是壁月反击的绝好时机，却不想外无仇敌，内有大乱。」

「昭帝与凰烈皇后成亲前，曾与嫔妃生下了庶出长子宁王。帝后成婚后，遣散六宫，育有倾城长公主萧紫汐，祁王殿下萧止岚。昭帝驾崩时，倾城长公主年仅五岁，祁王殿下仅有三岁。」

「祁王萧止岚为昭帝嫡子，理应继位，但他太过年幼，母族又折损于湘西，实力远不如弱冠之年的宁王。昭帝的传位昭书，也在此时不见了踪影。既没有传位昭书，也没有兵权在握。祁王殿下与倾城长公主，只能叩首长兄宁王继位，便是先帝。」

我想起四年前被阁主诓骗入宫，盗割先帝龙须的事。

那时的先帝已病入膏肓，龙床上却还横躺着两名衣衫不整的年轻妃嫔，足见其好色荒淫。

「先帝在位几十年，内不修政，外不强兵，一门心思在勾心斗角上。他虽称帝，但碍于非议，不曾灭杀倾城长公主与祁王殿下，却也没让他们有什么好下场。」

「三十年前，漠北与南诏恢复国力，再度联手，兵犯壁月。同样的战术，同样的危机，却再也没有孤勇涉险的昭帝与为国赴死的凰烈皇后……那场仗，壁月大败，不得不向漠北与南诏称臣。将北境的燕州十六城与湘西三十八寨割让给漠北南诏，同时，把倾城长公主嫁给漠北皇帝，以公主和亲换一时安宁。」

「倾城长公主，人如其名，倾国倾城，芳姿花容，名动壁月。」

「这样一位矜贵的公主，人间的仙子，便如同礼物一般，送到了漠北那野性难驯的狼堆之中。」

「不到三年，被折磨而死。」

「祁王殿下也被送往南诏为质子，不到一年便暴毙身亡。」

「壁月与南诏漠北，是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的死敌。」

说完这句话时，我只听咔嚓一声。

曲降手中的笔，断裂两截。

我捂着心口，只觉得气息滞涩，沉闷得有些呼吸不畅。

曲降缓了口气，抬头看向我，「如今情势不同，当今陛下身体虽弱，手腕却强，南诏与漠北不敢随意犯境，听说已派了使臣来议和。」

「是。」我垂眸答。

「你来问这些，与要办的案子有关？」曲降问。

我闭了闭眼，轻声回答：「与我私事有关，但也可能.....牵扯着一桩撼动千古的公案。」

南诏，漠北，壁月，倾城长公主，祁王殿下，先帝，阁主，寻漠，你在其中扮演何种身份？

要我拿美人骨，又是不是你的另一场阴谋算计？

我心里有无数种怀疑，但无论哪一种，摆在我面前的依旧只有一条路。

美人骨，志在必得。

入夜后，我换了一身黑衣，如月影逐风，掠出神捕阁。

南诏国使者入住百川馆，负责守卫的除了南诏随扈外，便由礼部与大理寺安排。

神捕阁以前和刑部大理寺，关系不睦。

如今与刑部倒是结了姻亲——疾字号神捕冷秋，嫁刑部主事睿王萧叙。

萧叙为了讨好媳妇儿的娘家，三不五时开后门。

如今神捕阁与刑部成了裙带关系，倒叫大理寺越发跳脚。

说好的一起抵制神捕阁，你刑部却被美色迷惑，成了舔狗不说，还企图拉我入伙，滚犊滚犊，不与你们同流合污。

既然大家这么八字不合五行相克，也无需打什么招呼了。

我趁着乌云蔽月的片刻时机，身轻若飞絮，躲过巡逻值夜的人，毫不费力地溜达进了内院。

百川馆我虽未曾来过，但神捕阁中收录有诸多宫室宅邸的样式雷，我来此之前已翻查过。

按照图样标示，我闪身到了窗边，身体紧靠窗棂，避开屋内及廊柱下的烛火。

静默片刻，确保周围无恙后，指尖轻弹，一柄细长小刀割破糊窗的月影纱。

我拿出双面多棱镜，透过割破的小洞，折射屋内情形。

两个人。

一男一女，灯下对坐。

男的一身深色锦衣，年纪轻轻，头戴金冠，大拇指上套着扳指，是漠北弯弓打猎时必不可少的物件，亦是贵族装饰。

漠北惠郡王，岱钦。

女的背对着我，看不清长相，但周身服饰色彩艳丽，银饰缠身，明显南诏装扮。

南诏公主，圣女朝月。

我眯了眯眼。

虽说漠北与南诏一同进帝都议和，但礼部给他们安排的地方可不在一起。

南诏使者住百川馆，漠北使者住离此极远的归海馆。

隔了大半个城都能坐在一间屋子里，这所谓「议和」，恐怕也没那么简单。

正当我心中存疑时，屋内响起了岱钦的声音，「公主，你还要考虑到几时？今日你也见到了，璧月皇帝体弱多病，虽然有些作为，但到底是个弱主。倘若你我两国三度联手，南北夹击，则璧月必灭！」

朝月不说话，只端起茶壶，静静斟茶。

岱钦见朝月不理自己，沉了沉声：「公主可知，漠北已收拢了壁月诸多内臣，只待大战一开，便能内外联手。」

「内臣，」朝月声如翠鸟，语气却平平淡淡，「所谓内臣，若只是些不相干的，倒也不必当回事。」

「公主以为漠北手中攥着的，只是小兵小卒？」岱钦眼神轻蔑。

朝月将一杯茶放到岱钦面前，轻声问道：「难道不是？」

岱钦眯着眼：「若南诏愿与漠北联手，漠北自然会将情报与南诏共享，若不愿意，本王贸然交了底，岂不是很蠢。」

朝月抬头，看了岱钦一眼，「若想合作，总归要给些诚意。」

岱钦微微俯身，神色闪着灯珠诡光：「壁月皇帝手中有两把利刃，一把是近身影卫，一把是神捕阁.....影卫之主，便是漠北内应。」

我倏地屏住呼吸。

耳膜仿佛连着心脏，咚咚咚地心跳声响得无比剧烈。

影卫，帝国凶器，天子炉火。

若影卫叛变，那病怏怏的皇帝就死定了！

今夜事了，必要将这消息带回。

我沉下心，继续静听。

听来听去，我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
漠北与南诏，名义上来议和，其实是为探听壁月虚实，顺便接头商议，想三度联手。

看情况，漠北十分主动，但南诏有所顾虑，朝月从始至终没给岱钦一个答复。

我听了小半个时辰，忽然听岱钦说道：「公主还在犹豫什么？壁月如今这位皇帝，继位之初，便在昭帝与凰烈皇后的帝陵之畔，为倾城长公主与祁王建了陵寝，不仅如此，甚至『号墓为陵』！公主可知，壁月最重礼数，这号墓为陵，是只有帝王才享有的待遇，壁月皇帝这么做，就是不忘死在漠北与南诏的倾城长公主与祁王。即便他现在隐忍不发，早晚是要为他的姑姑叔叔报仇。」

「祁王之死，与南诏无关，他虽入南诏为质，南诏却不曾亏他半分。」

朝月说完，顿了顿，意味深长道：「可倾城长公主之死.....她的死因，漠北脱不了干系。壁月皇帝纵使要报仇，首当其中也该是漠北，不是南诏。」

「倾城长公主之死，南诏果真没有责任？」岱钦阴恻恻地冷笑，「还是说，公主对当年那件事，一无所知？」

「我知道的，比你不知道的，要多得多，」朝月平静道，「南诏是否要漠北结盟，此事，急不得。」

岱钦见朝月软硬不吃，站起身拂袖道：「本王话已说尽，公主好自为之。」

我立即侧身，眼见岱钦推门而出。

这屋子里，只有朝月一人。

机不可失。

我腾身而起，跃上屋檐，掀开四片瓦后，旋身落入屋内。

足尖点在桌上的同时，长鞭飞至，打掉屋内灯烛。

「谁！」朝月立即出声。

但我手中长鞭，已在黑暗之中缠住了她的脖颈。

我变化声线，以雌雄莫辨的嗓音，璀璨低笑：「九尾盗狐许攸鹭，拜见南诏祭祀，朝月公主。」

【日更，**点赞点赞点赞**，对催更有奇效！】

神捕阁系列完结文——《神捕阁二三事：相爷，您能要点脸么！》

[知乎盐选 | 神捕阁二三事：相爷您能要点脸么？](#)

